

乡 下 医 生



834
K52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8217)

世界文學名著 鄉下醫生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每册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 de Balzac

譯述者 黎烈文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七人册

鄉下醫生

獻給受傷的心兒，幽暗與靜寂。

獻給我的母親。

第一章 地與人

一八二九年，一個晴美的春天的早上，有一位年紀五十左右的漢子，騎着馬，沿着一條通往大攝忒萊茲（註一）附近一個大鎮的山路前進。這鎮是被長長的豁壑劃分着的，人口衆多的一區的

（註一）La Grande-Chartreuse 是法國東南方伊仄爾省（Isère）的一個連山的名稱，爲亞爾卑斯山（Alpes）的支脈。該處有聖布魯洛（Saint-Bruno）在一〇八四年建立的著名修道院。

區治。一條在常常乾涸的，而這時因為融雪的緣故漲滿了水的多石的河床裏奔騰着的急流，澆灌着這介在兩座四面都被沙瓦（註二）和多芬勒（註三）的高峯控制着的並行山嶺裏面的狹谷。雖然包含在兩條莫利安勒山脈間的風景，都有着一種類似的模樣，但旅人橫貫着的區域，卻顯出在別處看不到的土地的起伏和陽光的變動。有時候，突然擴展起來的盆地，呈現一片凸凹不平的，由於山岳的不斷的灌溉，一年四季都能那樣清新悅目的碧茵；有時候，一座鋸木廠露出繪畫一般位置着的微賤的建築，堆着待鋸的去了樹皮的長樅，和在奔流中取來，用挖成方槽的大樹幹——樹幹的縫裏滲出一片濡溼的細絲——引往鋸木機去的水流。這裏那裏，一些給種滿了蓋着花朵的果樹的庭園包圍着的茅屋，使人感到一種辛勞的貧困；稍遠一點，一些用着平而圓的，魚鱗似的，一片蓋成的紅色屋頂的房子，顯出由悠久的工作得來的寬裕；此外還可看到每個人家的門上掛着曬着乾酪的籃子。無論什麼地方的窗口和柵欄，都像在意大利一樣，由那些和有葉蘆供給家畜吃

（註二）Savoie 是法國東南部省名，與意大利接壤，包括兩縣，以前為諸侯采邑，一八六〇年起隸屬法國。

（註三）Dauphiné 是法國古省名，其省會為格勒諾布爾（Grenoble）。

的小小的榆樹配合起來的葡萄樹點綴着。因爲大自然的偶然的興緻，有些地方的丘陵是那樣密接着，以至再也看不到工廠，田地和茅屋。僅僅給潺潺響着的急流分隔着的兩道花崗石的牆壁，巍峨地聳立着，那上面蓋滿了長着黑葉的樅樹和高達百尺的山毛櫸。全都生得挺直的，全都被蘚苔的斑點異樣地着色了的，全都有着種種不同的葉叢的這些樹木，形成一系列壯麗的廊柱，在路的上面和底下，給楊梅、金銀花、黃楊和野薔薇等組織的不成形的垣籬圍繞着。這類灌木的強烈的氣味於是和山間自然界的蠻野的香氣，以及落葉松、白楊樹、橡皮松等的新枝所發的刺鼻的芬芳混在一起。一些在岩石間奔馳着的，時而將微帶灰色的峯頂蔽住，時而又給顯露出來的流雲，常是和那些柔軟的塊團在岩縫間分裂起來的密雲一樣曖昧。這地方的樣子和天空的亮光不絕地改動着；山岳變換着顏色，坡面變換着濃淡，谿壑變換着形狀：這是無數由或是一道穿過樹幹的陽光，或是一個天生的隙地或崩壞的岩石等不意的對照，使人在靜寂的環境中，在一切都是幼小的，太陽燃燒着澄碧的天空的季節，看來愉快的形像。總之，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這是法蘭西！

旅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全身穿着藍色的呢料。他的衣服正和他那毛色光滑的，每天早

上一定細心刷過的馬——他像一個老騎兵軍官一樣端正而又牢固地騎着的馬一樣刷得乾乾淨淨。如果他的黑色的領帶和鹿皮的手套，如果那將他的鎗袋擴大了的短銃，和緊緊地繫在馬的臀部上的行囊，不會顯示他是軍人時，他那棕色的，有着痘點的，但卻勻整而且現得十分閑適的臉孔，他的果斷的舉止，眼光的沈着，頭的姿勢等，都會露出他那軍人永遠不能免掉的，即使解甲歸田之後也還不能免掉的行伍的習慣。任何別的人，對於這奔集在法蘭西的大盆地的，那樣明媚的亞爾甫山一樣的自然的美，定會嘆賞不置的；可是這無疑的曾經在法蘭西的軍隊被帝國戰爭引去的地方跑過的軍官，享受着這種風景時，對於這種種奇突的地方並不現出詫異的樣子。驚歎是一種彷彿被拿破崙在他的部卒的心裏毀滅了的感覺。因此，相貌的寧靜，是觀察者能夠認出以前曾在大皇帝的曇花一現但卻永遠不朽的軍旗底下從戎過的人的一種可靠的標記。這漢子的確是那些雖在所有拿破崙指揮着的戰場工作過，但卻受着礮彈的尊重，現在頗不多見的軍人之一。他的生活一點特殊的地方。他會像一個單純而又忠誠的兵士一樣拚命地打過仗，在夜晚和在白天一樣盡着他的職務，和主將遠離着的時候正像在主將的身邊一樣，既不枉費他的軍刀的一

擊，也不能將他的軍刀多擊一下。他的鈕扣洞裏佩有受助者的花結，這是因爲在莫斯科瓦（註四）

一八〇〇年，他那一聯隊的人全體一致以爲他最有資格在那重大的日子受到助章的緣故。他是屬於那些外表冷淡靦覷，永遠沒有內心衝突的少數人物之一；這類人對於不論什麼性質的鑽營，祇要起着那念頭便會感到恥辱。因此他所有的官位都是依照迂緩的定年晉級法得來的。在一八〇二年成了少尉的他，直到一八二九年，鬚子都斑白了的時候，纔作着騎兵中隊的隊長；可是他的生涯是那樣的純潔，以至軍隊裏面不論誰人，即使是將軍，和他接觸時都不知不覺地發生尊敬之情，這也許是他的長官們不會原諒他的一種明確的優越。反之，那些單純的兵士卻全都對他抱着一點小孩子對於賢母的孺慕；因爲，對於他們，他是知道同時寬大而又嚴厲的。以前和他們一樣當過兵士的他，懂得不幸的快活和愉快的窮苦；他懂得自己一直叫作「我的孩子們」的兵士的可以原諒或應當處罰的過失；在行軍的時候，他並還情願放任他們到闊人家去拿糧食和芻秣。至若他的內心的經歷，那是埋在最深的沈默裏的。幾乎和當時所有的武人一樣，他僅祇隔着破煙，或在拿破

（註四）MOROSKOVA 是中央俄羅斯的河名。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寇俄時，曾在該河沿岸血戰獲勝。

崙皇帝支持着的歐羅巴的戰亂當中那樣稀少的平和的當兒，見到過世界。他有沒有想要結婚過呢？這問題始終沒人明白。雖然並沒有人疑過詹勒斯達斯少佐在由這個城市移駐到那個城市，由這個國度移駐到那個國度的時候，在參加聯隊舉行或受到招待的饗宴的當兒，全不會有過什麼豔遇，但究竟有沒有過，卻誰都毫無把握。他並不裝出道學的樣子，並不拒絕和人玩樂，並不違忤軍人的風習，但遇着有人問到他的戀愛時，他便沈默着或報以微笑。當一個軍官在酒後問他道：「你呢，少佐？」他便回答道：

「喝酒罷，諸位！」

像沒有排場的巴野（註五）一流人物的筆爾·酌仄夫·詹勒斯達斯（Pierre-Joseph Genet）先生，既現得那樣平凡，因而他本身便沒有一點詩的或浪漫的事情。他作着富翁的裝束。雖然他祇有薪餉做他的財產，而養老金是他將來所有的希望，但像那些被災害養成了一種和固執相近的經驗的老奸巨滑的商人一樣，這騎兵中隊長一直貯着兩年的薪餉，並且從來不把他的俸

（註五）Bayard 是法國十五世紀著名軍人，其勇敢與寬仁，能使敵人傾服。

給用去。他是那樣不愛牌賭，當他瞧着別人賭博，遇到有人輸了錢，要他去補缺，或在打紙牌的當兒，有人要他添上一注時，他便凝視着他的長靴。可是他雖毫不肯作意外的花費，但對於慣用的東西卻一點也不缺少。由於想到自己沒有多少財產所起的愛顧，他的軍服比聯隊裏面任何旁的軍官穿得長久，並且這種愛顧在他身上成了機械的習慣。倘使沒有對於被賭博或別的荒唐行爲把錢弄光了的輕浮少年解囊相助的那種可佩的自我犧牲和兄弟似的慷慨，別人也許會要疑心他是鄙吝的人。因爲他是那樣婉曲的救濟人家，看來他以前像是賭輸過很多的錢；他絕不覺得自己有權監視他的債務人的行爲，並且他從來不和那人談到他的債權。成了軍隊的孩子，而在世界上祇有孑然一身的他，把軍隊當作祖國，而把自己的聯隊當作家族。因此，人們很少追究他那可敬的節省的動機，人們愛把這事歸在想把娛老的款項增加起來的那頗爲自然的慾望上面。在快要成爲騎兵中校的當兒，別人自然以爲他的野心在帶着養老金和上校的肩章退隱到什麼鄉下。年輕的軍官們下操以後，如果談到詹勒斯達斯時，都把他歸入在中學校得過優等獎，以後使永遠規矩，正直，沒有熱情，像白麪包一樣有用而無味的一流人物裏面；可是嚴正的人卻將他看得迥乎不同。

常有一道眼光，一句像野蠻人的話語一樣意味無窮的言詞，從這人身上流露出來，證明他的內心的騷亂。仔細看去，他那寧靜的額頭，顯出一種使得自己的熱情沈默起來並將它驅進自己的心底的力，那出過很高的代價，由戰爭的危險和不意的災禍等等習慣得來的力。一個新近來到聯隊的，法國某上議員的兒子，有一天談到詹勒斯達斯時，說他以前也許是一個最有戶心的神甫或最誠實的雜貨商人：

「加上一句罷，一個最不會拍馬的貴族！」他斜睨着那沒有想到會給自己的長官聽到的青年誇大狂說。

在場的人都哄笑起來了。原來這中尉的父親是一切權力的諂諛者，是一個慣於躍過種種變革的富有彈性的人，而兒子又是和父親非常相似的。在法蘭西的軍隊裏面，頗能見到這種在發生事變時顯得非常偉大，事情一過仍舊變得單純，對於光榮毫不措意，對於危險容易忘卻的性格的人；並且這樣的人也許比我們天生的弱點允許我們想像出的數目更多呢。但當人家以為詹勒斯達斯是完人時，那又完全錯了。狐疑，容易發怒，喜歡口舌，並且尤其愛在錯了的時候顯得不錯的他，

是有着滿身法蘭西人的偏見的。他從軍人的生活裏留下了喜歡飲酒的癖氣。當他保持着他的官階所有的禮儀從一個宴會出來時，他便現出嚴肅、冥想的樣子，並且不願使任何人知道他心中的祕密。總而言之，他雖然頗能懂得上流社會的風習和禮儀的法則，——他以軍人的嚴格精神遵守着的營規似的法則；他雖然有着天生的和學習的才智；他雖然知道戰術、操演、馬上的刀法和獸醫術的奧妙等等，但他以前所受的教育卻是異常粗疏的。他僅祇模糊地懂得凱撒是一個羅馬總督或皇帝；亞歷山大是一個希臘人或馬其頓人；對於他們的出處和資格，隨便你在兩者裏面派定一個，他都會承認而不和你爭論的。因此，在科學或歷史的談話中，他便變得莊嚴起來，僅祇像一個到達了疑之境的哲學者一樣，微微點首表示贊成，而不說出什麼話語。當一八〇九年五月十三日，拿破崙在由叔布律（註六）寄給佔據維也納的大軍的公報裏面寫道：「奧大利的王子們像美狄亞（註七）一樣親手殺害了他們的孩子，」剛剛任作上尉的詹勒斯達斯，害怕損害他的上尉的尊嚴，不願問人美狄亞是誰。他祇一心信任着拿破崙的天才，以為皇帝不會說到關於大軍和奧大利

（註六）Schoenbrunn 是靠近維也納的一個村鎮，其地有異常富麗的皇宮。

皇族的公事以外的事情；他以為美狄亞是一個品行不端的奧國王妃。然而，因為這事也許和軍路有關，直到洛果爾女士（註八）再在舞臺上演出美狄亞的那天止，他始終記掛着公報上的美狄亞。看了戲院的招貼以後，上尉當晚便到法蘭西劇院去看那扮演着神話的脚色的名女優；這脚色是他問了鄰座的看客纔認識了的。然而一個在作小兵的時候，已經有着相當勇力去學習閱讀，寫作，計算的人，應該懂得做了上尉的時候便非從事學問不可。因此，從這時期起，他便熱心地讀着那些給了他一知半解而他也因而得着相當利益的小說和新刊書籍。對於自己的教師們抱着感激之情的他，竟至給筆歌兒·勒卜南（註九）辯護起來，說他覺得他的著作是有益的，並且常是含着深刻的意義。

這有着一種後天的，不讓自己從事任何無益之舉的謹慎性格的軍官，是第一天從他的聯隊

（註七）Medea 是希臘神話裏面的魔女，因為丈夫負心，便親自弄死自己的孩子們以為報復。希臘悲劇詩人優利辟

諦斯（Euripides）曾以此事編成悲劇。

（註八）Françoise Raucourt（1756—1815）法國著名悲劇女優。

（註九）Pigault-Lebrun（1753—1835）法國淫猥小說作者。

長那邊得着八天的假期，這時剛剛離了格勒諾布爾（註一〇）向大攝忒萊茲那面走去。他並不打算走一番長路；可是，在許多地方上遇他所詢問的農夫的謊語的當後，他以為再空着肚子往前是很妥當的事情。雖然在這大家都在忙着農作的天氣，他很少遇着一個主婦在她家裏的機會，他卻仍舊在幾家茅屋前面停了下來。這些茅屋都和一片共同的空地連接着，它們把那空地描成了一塊誰都可以進去的，不很像樣的方形廣場。這住家區域的土地，雖是堅固而且掃得乾淨，但卻劃有一條條的肥料坑。一些薔薇樹，常春藤，高高的野草，沿着龜裂的牆壁伸長着。在那四角場的入口，有着一株難看的覆盆子樹，樹上曬着一些襪襪。詹勒斯達斯最先遇着的是一隻在稻草堆裏打滾的豬，這豬聽到馬蹄聲便咕嘟着把頭伸起，因而嚇跑了一隻肥大的黑貓。一個頭上頂着一個大草束的青年農女突然出現了，後面遠遠地隨着四個穿着破衣，但都勇敢，喧噪，有着大膽的眼睛，美麗，褐色，和天使相像的惡魔一樣的孩子。太陽輝耀着，使得天空、茅屋、肥料、蓬頭散髮的人們，有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清純。軍人問他能不能得到一杯牛乳。女孩子沒有回答他，僅祇發出一個嘎啞的叫喊。一

（註一〇）見註三。

個老女人立刻出現在一座小屋的門口，年輕的農女做了一個樣子把那老女人指給軍官以後，便走進一個畜棚裏面去了。詹勒斯達斯一面向老女人走去，一面好好的把馬帶住，免得踏傷那些已經緊緊的跟在馬旁跑着的孩子們。他把自己的要求重說了一遍，但那和善的女人將他一口回絕了。她說她不願意把預備做牛油用的牛乳的乳皮揭去。軍官答說他願意重重的賠償她的損害。他把馬在一張門的支柱上拴好以後，便走進了茅屋。屬於這老女人的四個孩子，看來都像有着同樣的年齡，這是引起少校注意的一種奇怪的情況。老女人還有着幾乎吊在裙上的第五個孩子，這孩子現出孱弱、蒼白、多病的樣子，無疑的他是需要最大的照顧的；但因此他便成了最被鍾愛的末子了。

詹勒斯達斯坐在一隻沒有火的大壁爐角上，爐框上面有着一座懷裏抱着幼兒耶穌的，彩色石膏製的聖母像。崇高的招牌啊！泥土在這屋裏當作了地板。日子一久，簡陋地築過的土地便變得高低不平了，並且雖是掃得清潔，卻大部分有着橙皮的胼胝。壁爐裏面掛着一隻滿滿的盛了鹽的木鞋，一隻煎油的爐子，一隻大鍋。屋子的頂裏面，被一張有着圓柱和彫花頂邊的床鋪佔滿了。此外，

這裏那裏，一些由幾根棒子插在一面簡單的山毛櫸的木板裏作成的三只脚的樣子，一隻麪包箱，一隻掬水用的大木瓢，一隻提桶和一些盛牛乳用的陶器，一架紡車擱在麪包箱上，幾隻瀝乾乳酪用的篩子，幾面黑色的牆壁，一張被虫蛀過的有着透光的氣窗的門；這便是這貧窮的住所裏所有的裝飾和傢具。現在，下面便是那用鞭子抽着地土玩的，並不會想到有一齣戲會在那裏開演的軍官親自參加着的戲劇。當那老女人領着頭上生着癩瘡的愛子隱入一張通往榨乳場的門裏時，四個孩子，把軍人加以充分檢查之後，便開始把豬丟開一邊。因為這慣於和他們一塊玩耍的畜生，跑到門口來了；孩子們把牠那樣猛烈地蹴踏着，並以那樣特殊的手法打着牠的嘴巴，使得牠不得不連忙逃了開去。敵人退出以後，孩子們便攻擊着一張門，門上的插鎖抵不過他們的力氣，便從勾住它的破舊的鎖套裏脫了下來；隨後他們便奔入一間像是果物貯藏室的房子，而對這場面感着興趣的軍官瞧見他們立刻在啃着一些晒乾的李子。面孔像羊皮紙似的，並且穿着污穢的襪樓的老女人，恰在這時端着一鉢預備給客人吃的牛乳轉來了。

「啊！這些頑皮傢伙！」她說。

她向那些孩子身邊走去，抓着他們每一個的手臂，丟進房裏，但卻並沒奪掉他們的李乾，然後把那收藏豐富的倉庫的門細心地關上了。

「好啦，好啦，我的乖乖們，不要胡鬧啦。——如果不留心的話，他們會把那一大堆李子全都吃掉的，這些貪嘴的東西！」她聽着詹勒斯達斯說。

隨後她便坐在一張櫈子上，把那頭上生着癩瘡的小孩放在兩腿中間，開始以一種女性的靈敏手腕和母親似的注意，給他洗着頭，梳着頭髮。那四個有的站着，有的倚着床鋪或麪包箱，都現得污穢，流着鼻涕，但卻健康的小偷兒，在默默地嚼着李子，但同時以一種陰險和狡滑的臉色瞧着旅人。

「這都是你的孩子嗎？」軍人問那老女人。

「那裏的話，先生，這都是育嬰堂的孩子呢。每個小孩人家每月給我三個佛郎和一斤肥皂。」

「可是，我的賢惠婦孀，他們一定要化費你兩倍以上的東西啦。」

「先生，這正是倍納西先生對我們說的話呀；可是別人既以同樣的價錢領養孩子，我們也祇好將就啦。你說沒有誰人肯養罷！我們還得費盡了力氣纔能領到呢。當我們有着多餘的牛乳哺養他們時，我們是並不化費什麼的。並且，先生，三個佛郎也是一個數目呢。除掉五斤肥皂不算，我們總共有着十五個佛郎的額外收入。在我們這帶小地方，不知要費多少氣力纔能賺到十個蘇（註一一）一天呢。」

「然則你自己有些田地嗎？」少校問。

「沒有，先生。當亡夫還在時，我們有點田地的，可是自從他死了以後，我是那樣不幸，終於被迫把田賣掉了。」

「那麼，」詹勒斯達斯接着說，「你靠着這以兩個蘇一天來哺養，洗濯，教育小孩的職業，怎能不在年終欠下債款呢？」

「可是，」她接着說，一面始終給那生着癩瘡的小孩梳着頭髮，「我們到聖西爾維斯特（註一二）

（註一一）Sous 是一佛郎的二十分之一。